

丝路珍果入诗馔

——古诗中的新疆水果

□ 李峰嵘

“盘中五味杂，席上四方通。”中华文化向来兼容并蓄，饮食文化也同样是海纳百川，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来食物始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外饮食文化的桥梁，众多西域美食由此源源流入中原，深刻影响了华夏的饮食图谱与文化肌理。

入齿便作冰雪声

时值溽(rù)暑，西瓜乃消夏佳品。其名昭示着“西”来之渊源。据考证，西瓜原产于非洲，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五代时期开始在中原种植，宋代得以普遍推广。诗人范成大的《西瓜园》：“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生动描绘了西瓜生长场景，展现其在市井普及，借西瓜粗放的外形暗喻文人品格。诗中的“蒲萄苜蓿”就是葡萄和苜蓿，也是来自西域的美食。诗人文天祥的《西瓜吟》：“拔金佩刀，斫(zhuó)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寥寥数语，切瓜之态、瓜瓤之美、食瓜之沁凉，快意尽显。

今人能享西瓜之丰饶，除感念先民引种之德，尤须铭记当代科学家的贡献。其中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吴明珠是西瓜、甜瓜育种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她培育出



图为西瓜、葡萄、石榴，选自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你好，中国果语》。（作者供图）

30多个西瓜和甜瓜优质品种，包括“红心脆”“8424西瓜”等，并挽救了濒危品种。她主导培育的西瓜品种占据市场主流，使中国人实现了“吃瓜自由”。

葡萄美酒夜光杯

我国中原本土有野生的葡萄，在《诗经》里就有记载，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品种原产于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经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入中国新疆。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约2500年前的葡萄标本，在苏贝希墓葬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葡萄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种植技术与品种从中亚大宛引入中原，随后在各地广泛种植。

一望无际的葡萄和苜蓿曾经是长安的一大奇观，汉武帝还专门招募了来自西域的酿酒艺人酿造葡萄酒。有关葡萄美酒最有名的诗句就是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渲染的是出征之前的酒席，表现了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悲壮和豪迈。

中国人喜欢葡萄，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对葡萄评价极高，认为是果中奇味，任何其他水果都无法与之匹敌。诗人唐彦谦的《葡萄》：“金谷风露凉，绿珠醉初醒。珠帐夜不收，月明堕清影”，以比喻手法写出了葡萄的晶莹剔透之美。缠藤葡萄也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象征生生不息。

五月榴花照眼明

据《博物志》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至今已有2000多年。考古学家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及吐鲁番楼兰遗址挖掘出的石榴果纹饰，证明新疆引种栽培石榴至少有1600余年历史。

中国人非常喜欢石榴，因为石榴的颜色火红，而且多籽，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民间常常把石榴馈赠给新婚的夫妻，甚至把石榴剖开，露出鲜红晶莹的果实粒并放在婚房里，祝福年轻人美满幸福。

而唐诗中描写石榴的诗句更展现其独特魅力。韩愈的《题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描绘五月榴花盛开、果实初成的艳丽景象。李商隐的《石榴》：“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刻画石榴枝、果、膜、子的生机与鲜美。

经由丝路舶来的西域珍味，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充盈了华夏的餐桌，更深深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古诗中对这些异域风物的吟咏，既精准捕捉了其形色滋味，亦承载着诗人的情思与时代的文化气韵。从这舌尖上的诗篇回望，我们清晰见证：不同地域文明的交流互鉴如何滋养文化，历史的流变如何沉淀于日常饮食，而科技的薪火相传，又如何令这些穿越千年的美味，愈加馥郁甘醇，惠泽今人。

（作者系北京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科普作家）

施今墨：胡同里的杏林丰碑

□ 程立平

胡同京味儿

华北国医学院(以下简称“国医学院”)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一所具有深远影响的高等学府，由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于1931年创办。国医学院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为核心理念，在发扬中医传统的同时，结合近代医学知识，兼收并蓄，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在18年的办学历程中，国医学院共招收学员600余人，培育出一批名医大家，为振兴中医、促进中医教育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力挽危局 创办中医学府

近代中国，随着医学界“西学”渐进，曾多次掀起中医存废的争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废止中医，以西医代替中医，虽然最终迫于社会各界压力而“收回成命”，但中医仍被边缘化。

中医存亡之际，施今墨和许多有识之士努力探索中医出路。他意识到中医传统师徒制已不适应时代需求，便著文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官府，不在外人，而在学术也。学术之成否，当然在乎学校。”主张通过现代教育振兴中医。施今墨自筹资金，于1931年在北平创办国医学院。

办学18年中，国医学院校址迁徙三次，却都在北京老胡同里。先是在北平

宣武门外盆儿胡同的岳云别墅；一年后迁至西城宣武门内大麻线胡同8号；1940年，办学规模扩大，国医学院遂再迁至宣武门外西砖胡同36号，直至新中国成立，学院因政策调整停办为止。这三条胡同，是国医学院从初创到鼎盛过程的见证，如今都入选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但由于部分建筑随着城市改造而消失，国医学院的旧址已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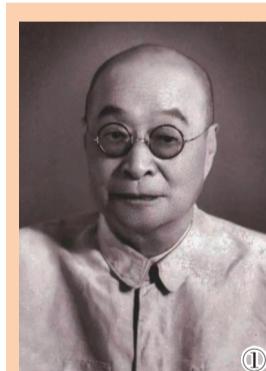
励精图治 玉成“大师摇篮”

施今墨生于1881年，幼承家学，研习岐黄之术。20岁时就能独立行医，以善治疑难大症而著称。

20世纪20年代，他与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并称为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虽为中医大家，但从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提出“不拘泥成法，借助新医经验”的办学宗旨。

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为主，西医理论为辅，既授中医经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亦设西医课程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中西课程比例为7:3，培养中西医兼通人才，开创了中医教育史上中西医并重的先河。

在国医学院的师资上，也打破门户壁垒，鼓励学生“一生多师”。国医学院大师云集，既汇聚了朱奎山、赵炳南等



图①：华北国医学院校长、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

图②：由施今墨题字的华北国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纪念刊封面。

图③：华北国医学院学生实习基地的附属诊所。

（作者供图）

中医名家，又聘请姜泗长等西医专家。这种开放格局，体现了兼收并蓄的革新理念，提高了学生的视野和学术水平。施今墨在教学中注重实践，强调“早临床、多临床”。国医学院附设实习诊所，采用“前馆后院”模式，上午安排学习中医经典和西医课程，下午由施今墨等老师亲自带学生在附属诊所实习。学生围坐在长条桌旁，观摩老师为患者望闻问切诊疗，听老师边会诊边剖析病案，讲解辨证思路。附属诊所每年接诊数万人次，成为学生实战的熔炉。国医学院还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鼓励学生发表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

在办学过程中，时局动荡，战火频

仍，学校经费窘迫，困难如影随形。施今墨以诊费填补亏空，甚至典当私产购买校舍和设备，维持运转。他曾自述：“虽艰难困苦，但培养中医人才之志不移。”他曾于1935年赴张家口为傅作义将军看病，吁请傅作义拨款支持国医学院，解决了部分办学经费。

国医学院这所“胡同里的大学”，秉承施今墨“中西合璧”的办学理念，培育出众多杏林人才，其中有许多成为业界翘楚、中医大师。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各大医院的中医科室，皆有其毕业生作为骨干执医，他们以斐然业绩，赓续着国医学院的血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